

RASHOMON

【日】芥川龙之介·著
濮芸等·译



らしょうもん
羅生門



RASHOMON

【日】芥川龙之介·著

濮芸等·译



し
よ
う
も
ん
羅
生
門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 芥川龙之介 2014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罗生门/（日）芥川龙之介著；濮芸等译.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2014.4
ISBN 978-7-5470-2463-8

I. ①罗… II. ①芥… ②濮…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
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42121号

出版发行：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110003）

印刷者：北京市通州鑫欣印刷厂

经销者：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145mm×210mm

字数：150千字

印张：7

出版时间：2014年4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作者：（日）芥川龙之介

译者：濮芸等

责任编辑：张鸿艳

内版设计：鄂姿羽

封面设计：八牛

ISBN 978-7-5470-2463-8

定价：25.00元

联系电话：024-23284090

邮购热线：024-23284050 23284627

传真：024-23284448

E-mail: wanrongbook@163.com

网址: <http://www.chinavpc.com>

编辑推荐

素有日本文坛“鬼才”之称的芥川龙之介毕生没有写过长篇小说，却以短小精悍、思想深刻的中短篇小说奠定了他在世界文坛上的大师级地位。在他的小说中，我们深深感受到他对于人性之丑恶的冷峻睨视，对于人生之悲哀的冷静旁观，篇篇直指人性深处，毫无渲染地展现了生活的矛盾本质。

芥川龙之介的人生经历——母亲的发疯、父亲的事业失败和他本人的恋爱失意，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精神痛苦，造成严重的神经衰弱和体力透支。他感到自己仿佛是在“孤独的地狱里受着苦难的人”，这对芥川的人生观和文学观都造成了巨大的阴影，给他的生活和文字都带来一种“漠然的不安”。

芥川从不在作品中妄加判断，无论是事实上还是道德上，他只把现象完完全全地摆在面前，让我们意识到世间万物本质上的不可确定性，让“真实”成为一种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存在。人性正是因为是在恶中透露着无奈，在善中隐藏着荒诞，所以才耐人寻味。

目录

Contents

罗生门	001
地狱变	008
山芋粥	040
鼻子	061
酒虫	070
老年的素盞鸣尊	080
蜘蛛丝	098
杜子春	103
秋山图	118
山鹑	128
莽丛中	140
阿富的贞操	151
报恩记	162
戏作三昧	179
点鬼簿	210

罗生门

那是发生在某个黄昏的事。一个家将于罗生门下避雨。

宽广的门檐下，除了他以外没有任何人。仅有一只蟋蟀趴在朱漆斑驳的硕大圆柱之上。罗生门位于朱雀大道上，本该有几个戴女笠和乌软帽的男女行人会来这儿避雨，可现在却只有他独自一人。

究其原因，正是这两三年，京都连年灾祸，又是地震又是台风，又是火灾又是饥荒的，民不聊生。据古籍记载，还曾发生过将佛像与佛具击碎、沾着朱漆或金银箔的木头堆在路边当柴火卖这种事。京城都已落至这般田地，整修罗生门，根本就无人问津了。于是，墙倒众人推，狐狸和盗贼乘机入侵。最后，甚至将无人认领的尸首丢到这城楼附近也成为一种习惯。夕阳西下时分，气象阴森，谁都不敢越这雷池一步。

倒是不知从哪儿飞来了许多乌鸦。白日，这些乌鸦于高高的楼顶鸱尾上成群飞翔啼叫，尤其当夕阳染红天宇时，它们就像是散在上头的芝麻，清晰可见。而乌鸦，正是来啄食堆在城楼附近死尸的腐肉的。然而今日，许是时间已晚，一只也没看见。只

是，就在那东一处西一处倒塌的石阶缝里生出的杂草堆中，还能找到零星的白色鸟粪。穿着洗得发白了的藏青色棉袄的家将，一屁股坐在七蹬石阶的最高一格，摸着右边脸颊上冒出的粉刺，茫然地望着落雨。

虽说家将是在避雨，就算雨停后，也漫无目的。若是平日，当然家将会回到主子的身边，可就在四五天前，主子已将他解雇了。正如前文所述，当时的京都早已衰败，如今家将被辞退了，也不过是这衰败的一个小小余波罢了。因此与其说家将在避雨，不如说是被雨水困住的家将，无处可去，无计可施要来得更准确些吧。况且，今日的天色也增添了这平安朝的家将小小的感伤心情。这从申时下起的雨，久久未见放晴。家将叨念着明天的日子要怎么过下去——也就是从无计可施中求生路，雨水刷刷冲击着朱雀大路的声响似有若无地传入他的耳中。

雨包围着罗生门，从远处飒飒地聚拢过来。黑暗渐渐压低天空，抬头就能望见那从屋顶斜突出的雕甍，厚重的乌云飘浮在上头。

无计可施中求生路，根本无暇思考手段。循规蹈矩便只有饿死在街头墙角，然后如同野狗一般，被丢掷在这门边。倘若不择手段又会如何呢？家将针对同一个问题思前想后良久，终于得出一个结论——这个“倘若”无论过了多久，都只不过是一个假设罢了。即使家将心里明白只有不择手段才能寻到活路，然而当“除了当盗贼，别无他法”这条路子理所当然地摆在眼前时，他

却怎么也拿不出勇气来积极地予以肯定。

家将大大地打了个喷嚏，随后很吃力似的站了起来。京都阴冷的傍晚，恨不得抱着一团火炉过活。风穿过立柱与立柱之间，伴随着橙色的夕阳呼啸而来。落在朱漆柱上的蟋蟀早已不知所终。

家将套在金黄色汗衫外头的藏青袄垫肩高高耸起，缩着脖子打量着城楼的四周。只要是个能挡风遮雨，又能避人耳目，能舒舒服服窝着睡觉的地儿，他就想在那儿对付着过一宿了。恰好，一副登上门楼用的、涂着朱漆的宽梯映入视线。城楼上即使有人，估摸着也都是死人了。家将摸着挂在腰间的木柄长刀，不让其出鞘，抬起穿着草鞋的脚，跨上宽梯的最下层。

数分钟过后，在通到罗生门门楼的宽梯中段时，有个男人像猫那样蜷缩着身子，屏息窥视着上边的情形。城楼蹿出的火苗依稀映在他的脸上，就是那胡茬中长出一颗发红流脓的粉刺的右脸颊，家将一直都认为这城楼上尽是一些死人罢了，然而爬上去一看才发现，不知道是谁放了一把火，火光还在那儿到处移动，那摇曳的浑浊的浅黄色火光映在布满蜘蛛网的顶棚上，一目了然。在这下着雨的夜晚于罗生门生火者，怎么想也绝非等闲之人。

家将仿佛壁虎一般蹑着脚，好不容易才爬上这陡峭梯子的最高层。接着尽可能伏下身子，伸长了脖子，提心吊胆地往门楼里窥探。

如同传闻中一样，零星几具尸体摆放在那儿。火光映照出的

空间比想象中的狭窄，看不清具体数目，隐约间模糊可辨，尸体中有些赤裸着身体，也有些穿戴整齐，当然，也有男有女。只是奇怪，这些尸体都仿佛泥捏的玩偶似的，张着嘴，摊着手，甚至想象不到他们曾是活生生的人。影影绰绰的火光投影至肩膀和胸部等突起的部位，低凹的部位，黑漆漆的看不分明，像哑巴似的永远沉默着。

一股腐烂的尸臭袭来，家将不由捂住鼻子，然而转瞬之间那只手已忘记了捂鼻。一种强烈的感情几乎把人的嗅觉剥夺殆尽。

此时，家将发现尸体中蹲着一个人。穿着棕黄色的和服，又矮又瘦，头发花白，像只猴子似的老妪，右手拿着一片点燃的松明，注视着一具尸体的面容。尸体的头发长长的，多半是一具女尸吧。

家将在六分恐惧四分好奇心的驱使下，一时忘记了呼吸。借用古籍作者的话，便是一股“毛骨悚然”之感。然后，老妪将那片松明插到地板的缝隙间，双手往一直凝视着的尸体的脑袋上一搭，犹如母猴替小猴捉虱子似的，一根根地拔起那长发来了。而那头发似乎就这样顺手拔了下来。

看着头发一根根拔下来，家将心中的恐惧也随着一点点消失，与此同时，却一点点萌生出对老妪的怒火——不，对这老妪，也许有语病，应该说是对一切罪恶所发的反感，愈来愈强烈了。此时如若有人重提刚才家将在城楼下所思考的有关饿死还是当强盗的这个问题，大概他将毫不犹豫地选择饿死。他那嫉恶之

心，正如老妪插在地板缝间的松明，熊熊燃烧。

家将并不知晓老妪拔下死人头发的原因，当然也无从判断这究竟是善是恶。然而对于家将而言，这下着瓢泼大雨的夜晚，在这罗生门上拔着尸体头发这件事本身，就是罪不可赦之恶。而家将大概早就不记得自己刚才还在踌躇是否落草为寇来着。

于是，他两脚用力，猛地从楼梯一跃而上。手握木柄长刀，大步踱到老妪跟前。不消说，老妪大吃一惊，犹如惊弓之鸟般跳了起来。

“你这家伙，哪里跑！”

家将挡住被尸体绊住爬起后慌忙想逃的老妪，大声呵斥。老妪仍想撞开家将逃跑，却被家将一把拉回，不遂其愿。两人在尸堆中无言地扭打起来。然而，胜负从最初就早已见了分晓，家将终于一把抓住老妪的胳膊，硬是将她按倒在地。那胳膊就像是鸡爪子一般，瘦得只剩下皮包着骨头。

“你在干什么？从实招来。不说就砍了你！”

家将甩开老妪，拔刀出鞘，将利刃的刚青色亮在她眼前。可老妪双手直哆嗦，气喘吁吁地耸动着肩，两眼睁得大大的，眼珠子都快要眼眶里掉出来一般，却像是个哑巴，执拗得不肯说一句话。当家将意识到，老妪的生死已全握在自己手里时，方才烧着胸口的怒火，不知何时已渐渐冷却，剩下的，只不过是圆满完成工作的那份得意与满足。于是家将低下头，放缓了口气问道：

“我并不是衙门里的捕头，只不过是偶尔楼下经过的旅人。不会

拿绳子捆你抓回去发落什么的。你只消告诉我在这时候在这门楼上，你到底在干什么就行了。”

于是，老妪那双圆睁的眼睁得更大了，凝视着家将的脸。用一双眼睑发红、目光如鸷鸟一般锐利的眼睛看着他。皱纹密布，几乎跟鼻子连在一块儿的嘴，犹如咀嚼似的嚙动。看得见尖尖的喉结在细细的嗓窝子那上下挪动。此刻，宛若乌啼的声音喘着粗气传入家将耳中。

“拔下这些头发，拔下这些头发是想用来做假发的。”

对于这过于平凡的回答，家将感到大失所望。失望的同时，方才那憎恨、冷漠的蔑视一齐重新涌上心头，这下子对方大抵是觉察出了他的情绪。老妪一手仍拿着从死尸头上夺取的一根根长发，用癞蛤蟆般聒噪的声音吞吞吐吐地说：“也许拔死人头发是不对的，不过堆在这儿的死人，也都是些不拿这种事当坏事看的人吧。就拿我现在拔她头发的女人来说吧，生前就是将蛇肉切成四寸长的段晒干了，充当鱼干卖到军营里去的。要是没得瘟疫病死的话，至今都还在干这种事呢。而且，这女子卖鱼干还在军营里大受好评，成了不可或缺的菜色呢。我也不觉得这女子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坏事，要是不这么做，也只能等着饿死。都是没办法的事。所以我在做的事，自己也不觉得是为非作歹，只不过是那样就会饿死的求生之法罢了。我想深知此道的她，一定会体谅我的。”

老妪，大致说了这番话。

家将将大刀插回鞘里，左手按着刀柄，漠然地听着老妪的

话。当然，边听着，那只右手也还挂念着脸颊上那颗长了脓包的粉刺。只不过，听完这些话，家将的心中鼓起了一种勇气。正是方才在城楼下他所缺乏的勇气，而且这与之前在门楼上逮住老姬时的勇气截然不同。家将不再为是饿死抑或落草为寇这一点犹豫不决，此刻他几乎连饿死的念头都已无影无踪，已将其逐出意识之外去了。

“真的，是这样的吗？”

老姬说罢，家将用嘲讽般的口吻问道。然后向前跨出一步，右手猛然抽离了脸上的粉刺，抓住老姬的衣襟，咬着牙说道：“那，就算我剥了你的衣服，你也不要怨我。不这样，我也得饿死了。”

说罢，家将快速地剥下老姬的衣服，一脚将缠着他大腿的老姬粗暴地踹倒在尸体上。离楼梯口仅有五步之遥，家将夹着抢来的棕黄色和服，一溜烟沿着陡直的梯子爬了下去，消失在夜色中。

不一会儿，像死去似的老姬光着身子从尸骸堆中坐了起来，嘴里发出哼哼唧唧、嘟嘟囔囔的声响，借着尚未燃尽的松明之火，爬到楼梯口，倒披着短短的白发，向下张望。外面只是黑沉沉的夜。

而家将的下落，无人知晓。

濮芸2010年7月译

地狱变

—

像堀川大公那种人物，不但过去没有，恐怕到了后世，也是独一无二的了。据说在他诞生以前，他母亲曾梦见大威德的神灵出现在她的床头，可见他出世以后，一定不是一位常人。他的一生行事，没一件不出人意料。先看看堀川府的气派，那个宏伟呀、豪华呀，不是咱们这种人想象得出的。外面不少议论，把大公的性格比之秦始皇、隋炀帝，那也不过如俗话说“瞎子摸象”，照他本人的想法，像那样的荣华富贵，才不在他的心上呢。他还什么鸡毛蒜皮的事都关心，有一种所谓“与民同乐”的度量。

因此，遇到二条大宫的百鬼夜行，他也全不害怕。甚至据说，那位画陆奥盐灶风景的鼎鼎有名的融左大臣的幽灵，夜夜在东三条河原院出现，可是只要大公一声大喝，幽灵立刻就消隐了。难怪那时京师男女老幼，一提到这位大公，便肃然起敬，好像见到了大神显灵。有一次，大公参加了大内的梅花宴回夜，拉

车的牛在路上发性子，撞翻了一位过路的老人。那老人却双手合十，喃喃地说，被大公的牛撞伤，是多么大的荣幸。

所以在大公一生之间，给后代留下的遗闻逸事，是相当多的。例如在宫廷大宴上，一高兴，就赏人白马三十匹；叫宠爱的童子，立在长良桥的桥柱顶；叫一位有华佗术的震旦僧，给他的腿疮开刀……像这样的事，真是屈指难数。在许多逸事中，再也没有一件比那至今为止，还一直在他府里当宝物传下来的《地狱变》屏风的故事更吓人的了。平时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的大公，在那一回，也大大吃惊了，不消说，像我们这种人，当然一个个都吓得魂飞魄散了。我给大公奉职二十年来，也从来没见过这样凄厉的场面。

不过，要讲这故事，先得讲一讲那位画《地狱变》屏风的，名叫良秀的画师。

二

讲起良秀，直到今天，大概也还有人记得。那时大家都说，拿画笔的人，没一个出于良秀之上，他就是那样一位大名鼎鼎的画师。发生那事的时候，他已过了五十大关，有些年纪了。模样是一个矮小的、瘦得皮包骨头的、脾气很坏的老头儿。他上大公府来，总穿一件丁香色的猎衣，戴一顶软乌帽，形容卑怯。他有

一张不像老人该有的血红的嘴，显得特别难看，好像什么野兽。有人说，那是因为舔画笔的缘故，可不知是不是这么回事。特别是那些贫嘴的人，说良秀的模样像一只猴子，给他起了个浑名叫猿秀。

起这个浑名也有一段故事。那时大公府有良秀的一个十五岁的独生女，是当小女侍的。她可不像老子，是一位很娇美的姑娘，可能因为早年丧母，年纪虽小，却特别懂事、伶俐，对世事很关心。大公夫人和所有女侍都喜欢她。

有一次，丹波国献上了一只养熟了的猴子。顽皮的小公子，给猴子起了个名字叫良秀，因为模样可笑，所以起了这名字，府里没一个人见了不乐。为了好玩，大家见它趴在大院松树上，或躺在宫殿席地上，便叫着良秀良秀，逗它玩乐，故意作弄它。

有一天，良秀的女儿去给主人送一封系有梅枝的书信^①，她走过长廊，只见廊门外逃来那只小猴良秀，大概腿给打伤了，爬不上廊柱，一拐一拐地跑着。在它后面，小公子扬起一条棍子赶上来，嘴里嚷着：“偷橘子的小贼，看你往哪儿逃。”

良秀女儿见了，略一踌躇，这时逃过来的小猴抓住她的裙边，呜呜地直叫——她心里不忍，一手提着梅枝，一手将紫香色的大袖轻轻一甩，把猴儿抱了起来，向小公子弯了弯腰，柔和地说：“饶了它吧，它是畜生嘛！”

① 日本古代贵族在传递书信时，在信上系一花枝。

小公子正追得起劲，马上脸孔一板，顿起脚来：“不行，它偷了我的橘子！”

“畜生呀，不懂事嘛……”女儿又求着情，轻轻地一笑，“它叫良秀，是我父亲的名字，父亲遭难，做女儿的怎能不管呢。”这样说了，迫得小公子也只好罢手了。

“啊啊，给老子求情，那就饶了它吧。”勉强强说了一声，便把棍子扔掉，走向廊门回去了。

三

从此以后，良秀女儿便和小猴亲热起来。女儿把公主给她的金铃，用红绸系在猴儿脖子上。猴儿依恋着她，不管遇到什么总绕在她的身边不肯离开。有一次女儿得了感冒躺在床上，小猴就守在她枕边，愁容满面地咬自己的爪子。

奇怪的是，从此也没人再欺侮小猴了，最后连小公子也与它和好了，不但常常喂它栗子，有时哪个武士踢了它一脚，小公子便大大生气。到后来，大公还特地叫良秀女儿抱着猴子到自己跟前来，可能是听到了小公子追猴的事，对良秀女儿同猴发生了好感。

“看不出还是一个孝女哩，值得夸奖呀！”大公当场赏了她一方红帕，那猴儿见女儿捧着红帕谢恩，也依样对大公恭恭敬敬

地鞠了一躬，逗得大公都乐了。因此大公分外宠爱良秀的闺女，是喜欢她爱护猴儿的一片心，并不是世上所说的出于好色。当然闲言闲语也不是没有，这到后来再慢慢讲。这儿先说明，大公对画师女儿，并非别有用心。

却说良秀女儿挣到很大面子，从大公跟前退出来。因为本来是一位灵巧的姑娘，也没引起其他女侍的嫉妒，反而从此以后，跟猴儿一起，总是不离公主的身边，每次公主乘车出外游览，也缺不了她的陪从。

话分两头，现在把女儿的事搁在一边，再谈谈父亲良秀。从那以后，猴儿良秀虽讨得了大家的欢喜，可是良秀本人，仍被大家憎厌，依然叫他猿秀。不但在府里，连横川的那位方丈，一谈起良秀，也好像遇见了魔鬼，脸色就变了（也有人说，良秀画过方丈的漫画。可能这是无稽的谣言，不确实的）。总之，不论在哪里，他的名声都是不妙的。不说他坏话的，只有少数画师，或只见过他的画，没见过他本人的那些人。

事实是，良秀不但其貌不扬，而且还有惹人厌的坏脾气，所以那坏名声，也不过是自己招来的，怨不得别人。